

故鄉在紙上



在 远 方 了 解 故 乡

寒 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潦寒 著

故鄉在紙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潦 寒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乡在纸上 / 潦寒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13-3188-9

I. 故… II. 潦…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273 号

故乡在纸上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数 206 千字

印张 14.375 插页 2

印数 1—5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
才能变得更加清晰。

——君特·格拉斯

序：悲悯的行者

夏坚勇

潦寒的书读完了，是一口气读完的。也许因为我是个在饥饿年代长大的乡下人吧，他的作品让我想起刚出锅的烙饼，新鲜、热香，咬一口有筋道，有余韵。这样的联想虽然粗俗，却也无伤大雅，汪曾祺先生就曾为他的文集这样介绍过：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说到底，美食与美文之间总是灵犀相通的。

一本书，40篇文章，将近20万字，就写一个叫栗门张的村庄。写了村庄的历史和当下，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和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和村夫村妇，英雄豪杰和地痞流氓，还有逸闻、疑案、仇杀、偷情。真可谓光怪陆离，洋洋大观。从表面上看，笔调似乎很散漫，信马由缰，写到哪里是哪里。可仔细品味，无论是作品的精神指向还是语言形式都体现了民间写作的朴素真诚和原汁原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潦寒的笔下流溢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追问精神，这种精神指向又并不是穿鞋戴帽，而是渗透在那“化不开的乡愁和近距离的伤感”之中，即使是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如果稍稍琢磨与体味，一股醇厚而真诚的情感就会在我们的胸中升腾。在《一个人的消息》中，一开始有这样两段文字：

“妇女们天黑以后才掌灯做饭，在熏得漆黑的厨房里扑嗒扑嗒地拉着有数十年历史的老风箱。”

对厨房和老风箱的修饰用语看似寻常，但是我相信，没有长期

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这是真正的民间生活形态。

接着说到大伯的儿子走失，这样写：

“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从效成家出来时，手里拎着碗往家返的途中走丢的。我大伯的儿子走丢了，碗也丢了。”

文中的黑点是我加的，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很精彩。

可作者还没有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又出现了这样一段：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晚上九点手里拎着碗从一百米外往家返的途中走丢了，如同被蒸发掉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同时包括他手中的碗。”

黑点当然还是我加的，老实说，这样的文字只要读上一两段，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品位就大体有数了。

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散文被认为是一种很精致的文体，特别是这些年来，所谓的晚报文体大行其道，那种浅近而抒情的散文几可铺天盖地，而笔底风光，要么充斥着贺卡式的甜腻和无病呻吟的伤感；要么就是油嘴滑舌，喋喋不休地卖弄小聪明。看惯了那样的文字，再来看潦寒的这本书，起先你可能有点小小的迷惑：这样的文字，一点花头也没有，是散文吗？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得承认，这是一本好看的书。等读完了全书，你发一阵呆，终于认定：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

好看和分量源于生活本身的魅力，那种不加雕饰的生命情态以及古老乡村的粗糙感和疼痛感被表现得笔酣墨满，形神具见。读过《父亲这一辈子》，我们就忘不了那个出自寒门又心灵手巧的“父亲”，他学习绘画，是将一张黑漆大方桌当纸，买一瓶墨水掺些锅黑兑些水，这般因陋就简打下绘画基础的；他学做裁缝，是从村里老裁缝处用三包烟换回一本旧裁剪书，自己琢磨几天便学会全部手艺的；装楼大约是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活计，三叔跟着老木匠做了两年仍不得要领，父亲却只是独自捣鼓一阵又去老木匠那儿观摩一阵，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一张新楼。这种乡土民间生活标本式的实录，在潦寒的乡邻系列中也有文心独运的抒写，例如《二舅》里凡

事论死理的农村青年二舅，《绝唱》里分不清戏里戏外的女演员小文，《想象四爷》里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热血男儿四爷，还有《羊的门》中把羊当亲人，把羊当命根子的孤老汉绑紧……作者不只勾画出了主人公们的一笑一颦，一抬头一回眸，他甚至还让我们听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幽眇而悠长的叹息。这就是潦寒的手艺。尼采说：“艺术家是一个呈现者。”潦寒就这样把他的乡亲们一个一个地“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了他关于故乡的整体呈现，也完成了他对精神故乡的深刻凭吊。这样，他的故乡就不仅是在纸上，而是以其鲜活的情态走进了我们心湖的深处。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但又是很考验作家素质力的文体，作家的情感、思想、学养、语言，以及想象力皆裸露无遗。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是虚构——散文是不允许虚构的——而是一种艺术灵性的张扬。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关于园子与四季的对应描写，谁能说那不是想象力呢？在潦寒的这本书中，这种灵性的翅膀亦随处可见。例如，《羊的门》里绑紧老汉丢羊后，作者用饱蘸了忧伤的笔写道：“……我从小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这么绝望的神情，绑紧喃喃地说这话时，仰着脸，那泪珠顺着那刀刻般的皱纹里一点点地向外浸渗，能让人清晰地看到那泪珠中的盐分。”我们见过太多的关于眼泪的描写，但面对着潦寒笔下看到“盐分”的眼泪，仍然会为之心动。如何以艺术的眼光和独到的创作技巧向人类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予以冲击，是评判作家艺术才情的主要标准之一。在这一点上，潦寒用他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关于潦寒的这本书我已经说了不少，其实我和潦寒素不相识，对他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一无所知，因此，当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王维良先生要我为一本书“序”几句时，我踌躇了许久。好在法国大散文家蒙田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国王陛下已经认识了我的作品，那他就认识了我的为人了。”说这话的背景是国王提议要认识他，蒙田却不肯给面子。在我看来，这恐怕不光是一种文人的傲气，也是一句关于文学原理的大实话，因为真正的散文必然属于灵

自序：在远方了解故乡

写作是一种责任。

从写这本书开始，我才深深地体味到这句话的内涵。我写了十五年，却没有写出我们的村子，我的一生或许会永远地写下去，会不会永远在村子里面，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的故乡不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同时也是我创作的精神故园，一个来自灵魂深处和骨子里体验生命痛感和出走欲望的最原始的出发点。虽然我蓦然回首，再一次审视我的精神家园，有一种无限怅然的陌生与无形的距离。同时，也正是这种陌生和距离感，让我对它有种来自艰难的生活而获得的对自由痛感和来自卑贱的人性而获得的对生命的悲悯感，体味到了“百鬼狰狞，上帝无言”的冷峻和抚摸伤痛的记忆与感悟。

在栗门张这个村子里，我生活了十六年，从懵懂的童年，无知的少年，到初涉世事的青年，我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的。我怎么会对这个村子感到陌生了呢？细想起来，首先与它一定是有了距离，不但是时空的距离，而且还是一种心灵上的距离。其次是有了沉淀。一种对岁月风尘和前尘往事的模糊影像产生一种斑驳记忆的沉淀。一种由时间的轮转和观念的交替对以往再认知和重新评判的沉淀。于是，有了创作的冲动，有了审视的心态，有了悲悯的情怀，虽然我以前置身其中，却不知其味，可也就是有了这种冲动和心态，我才知道，它不仅是我对故乡再一次的认识，同时也是我的

另一个精神起点。

我也有难以下笔的时候，有时也觉得自己手中的笔有些多余或者是怕玷污了他们所经历的生命之歌哭与灵魂的悲怆，怕不能写出他们的精神实质和心灵生态，甚至有时憎恨自己长大。长大对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是一重不幸。以前，我并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的长大，特别是自己小时候崇拜的人一个个地死去，从精神上感觉到自己一天天地失去精神的依靠，尽管自己理智清楚，这些人活着也并不见得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可是，那可是小时候的精神见证，能影响自己一生做事的原则和做人的原则的精神见证。

就是这一种责任感和精神见证，一种由距离和沉淀的产生的思考使我在夜深人静时，使我在凄婉忧伤中，参照自己的心灵史诗，参照别的生存状态，将我身边的人和事当做一个个故事，自言自语地浮动在纸上。我的写作，从十岁想当作家到二十几岁的不吐不快，再到现在成为一种精神的负担或者是一种责任，我突然觉得自己活得是那么的被动和充满思考的挑战性，尽管我明白，作为文学的叙述，我早已锻造得轻车熟路，但思考的负担和压抑着的倾诉的欲望，夜夜折磨着我那不安的灵魂。

也就是在这种折磨与压抑中，我找到了责任背后的理由与崇高感，找到了自己创作的使命。虽然我笔下有些人，是那么的龌龊，是那么的可怜，是那么的不可理喻。可也就是这种龌龊、可怜和不可理喻使我找到了人性的边际，找到现象背后的困顿与漩涡。中国农村两千多年的族姓结构，在近二十年中土崩瓦解，人类内心压抑多年的对旧有秩序的冲动与憎恨，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洪水猛兽般地脱笼而出，又因为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中释放的无所适从与失去方向感后产生的虚幻的强大欲望，又由于我们没有在原有的族姓统治中找出一种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的秩序和对规则的视若无睹，便有了仇杀、偷情、恃强凌弱，有了追求人格平等不惜抛命，有了追求爱情不顾亲情与学业，有了人们从生存到生活转变过程中的无序与

紊乱。

对太熟悉的事物，容易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无话可说，一种是滔滔不绝。我庆幸自己属于后者，是因为有了近二十年记日记的功底，才会使我对故乡的一花一草、一颦一笑、一枯一荣、一事一伤、点点滴滴、件件桩桩、古往今来、枝枝蔓蔓如拉家常一般，在我的笔下自然般地生长出来。

我没有经历过过去我们村子是怎样的一个变迁，文章中写到的，都是道听途说或是从只言片语中体味，经过思考的加工，写出一种厚重与质朴。现在我经历过的，看到了他们历经的心灵灾难和精神蜕变，我会避重就轻，写出一种黑色的幽默与橘色的记忆。

真正的大喜无声，真正的大悲也是无声的。我对我们村子又一次地进行了梳理，我发现，所有的公理，所有的善恶，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符号或者印痕，对于个体生命来说都是一个过程与一个场景。这时，我深刻地明白我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责任，一个思考者的责任，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责任。因为，我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思考与提升，在发生中寻找动因，在紊乱中寻找合理，在悲剧中寻找美丽。于是，我在爱与无奈之间制造了一组组美丽的悲伤，将底层民众的生存以原生态的形式变成一种文学艺术，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缩影成一个文化标本。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缘于我对这片土地的爱，缘于文学不但需要深刻，更需要美丽的认知，缘于内心的力量和骨子里的悲悯感。

目录

1	序：悲悯的行者 / 夏坚勇	137
1	自序：在远方了解故乡	141
1	高高的栗木门楼	151
13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157
16	纸上的痛苦	171
22	值得商榷的“封建意识”	177
27	传统的覆灭	181
31	忍耐与善良	187
38	与生俱来的高贵	193
44	家乡的人命案	198
51	在嬗变中没落	201
58	父亲这一辈子	205
63	集体的耻辱	212
67	生命的歌哭	215
74	斯人已随风雨去	
78	哲人般地活着	

83	一个人的消息
87	古老的祭礼
91	马无理
95	绝招
99	邪子
107	大人物
110	二犟
114	绝唱
119	致命
123	报复
127	羊的门
134	奇人屁三
137	遭遇出轨
142	围歼
145	想象四爷
152	谭毛爷与他的情人
169	魔
172	叫魂
177	幽暗的记忆
181	疼痛的抚摸
187	遥远得难以触摸
192	最隐蔽的沟通
198	另一个我自己
201	灵魂难以走远
206	无法打捞的忧伤
212	思想，像植物一样疯长

高高的栗木门楼

每一个村落的形成与演变，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

——题记

历史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

——保罗·约翰逊

1

我的祖先哪里来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上的老鹳窝

这首传唱了五百余年的歌谣，在历史的夹缝中，在缺牙少齿的老年人晶莹的泪光中，饱含着历史变迁的无限沧桑与背井离乡的无限苍凉。当我翻开还弥漫着墨香的《鄆城县志》时，一串串泪珠悄然滴落……

“元末兵灾连年，赤地千里，人死殆尽。境内大多居民由山西洪洞县迁来。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户1621，人12345，与宋金时万户相比，减少约百分之九十。”《鄆城县志》仅用寥寥数

语，便把迁民的原因、背景以及当时悲壮、荒凉的情景通过有形的文字与无形的遐想鬼魅一般勾画出来。我细心研读一下才发现人口的杜撰性，12345，这种随意性的约数更深一步地说明了当时的荒凉，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洪武迁民与永乐迁民的悲剧所在。

据史书记载，从元世祖四年（1263年）至民国廿九年——三十六年有灾，其中一次连续七年洪水不下。从元世祖十九年（1278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共出现蝗灾十一次、地震十次，这是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郾城有明确记载的天灾。而人祸更是比洪水肆意，比地震暴虐，比瘟疫凶猛。元末的战争使中原大地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无人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巩固政权，医治元末以来的战争创伤，迅速发展生产，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侍郎刘九皋等人的建议，做出了向中原大规模移民的战略决策。《明实录》记载的洪武四年（137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到4030454人。山西人口最稠的地方是地处交通要道的洪洞县。洪洞县的大槐树植于汉代，明时大槐树身粗数围，荫遮数亩，树上筑满了老鸱窝，乃是方圆数百里独一无二的槐树。迁民只有从洪洞县开始向外迁了。

俗话说故土难离，为了当时迁民的顺利，明政府设置了骗局。在移民的汾州府、辽州府、沁州府、泽州府、路安府、平阳府等地广贴告示，晓谕乡民，凡不愿迁移者三日内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免迁证，愿移民的可在家等着。于是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大槐树下，几天内竟达十几万人，老实的庄稼人还未喘过气来，便被官兵团团围住，这时才知道上当了，愿移也得移，不愿移也得移。官兵们把他们绑起来，连成长队，分别向全国一百多个府县押解。那抛妻别子、依依惜别的泪水洒满了这片土地。人们纷纷折槐为记，并以图腾的方式牢牢地记着故乡的槐树，升华成一种心灵的安慰与民谣，世代地传唱，经久不衰。传说在当时移民的途中，人们仍幻想重返故土，为了以后便于确认，便把小脚指甲剪为两瓣。时至今日，小脚指甲为两瓣的，多是大槐树迁民的后裔。而“解手”一

说，也是源于这里。移民时由于人们的手都被绑着，要大小便就得向押解禀报：“老解，我要撒尿，请解手。”次数多了，大小便就简化成了“解手”……

2

我的祖先也是这次移民中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当时由于陆路交通不便，水路是最为方便的，我的家乡栗门张恰在许昌至南阳的运河岸边。我的祖先是顺水而下，从许昌坐船而来的。据我爷爷的上几辈说，我祖先是在天未亮时弃船登岸的，天一片漆黑，四周雾蒙蒙的。我祖先听到有鸡鸣，并看到有灯火，用扁担挑着儿女，领着妻眷，顺着灯光寻来。亮灯的地方是现在我村村委西称为王路口的那条街。那时，我村最早的住户姓王，在王路口开家小店，以便来往的客人就餐饮马。我祖先到王家，四周到处荒草湖泊，狐兔出没，蒿草没人。从草的长势来看，我的祖先认定这片土地也定肥沃，便在此定居下来，一代一代延续下来……

“当我读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然而我被这条规律惊呆了。”汤因比的话在我的笔记中显得异常醒目，大千世界，日月运行，总是有天道可循。或许人类的生死繁衍、吉凶福祸，也总有一个潜在的规律。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说不清楚，我村最早的王路口的王家人怎么消失了？姓胡的人家在我村繁衍了几代？一个叫殷氏沟的地方是什么来历？我寻找了好长时间的家谱也未曾找到，而各种石碑的记载，除张家祠堂门楼匾牌上写着乙亥光绪年间为最早的记载外，都是一些世代口传的种种带着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真正能记在本上、印在书上说得清清楚楚的，便是后来荒年进我们村唯一的一家外姓——王家……

我们村姓张的百余年间保持纯姓，男子没有一个外姓的，并约定俗成外姓男子不得入赘我们村。一代代口传家谱“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顺敬承道，依礼振家邦”。从村东到村西每家每户